

【论 文】

我们认识中国，为什么总走不出西方的框架¹

赵汀阳

摘要：中国到底是什么？有过无数的解释，有过西方解释也有中国人自己的解释，我是看过不少。但是说实话，我觉得大多数都是一个描述，描述中国到底是长什么样的，它没有解释说中国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？

大概是 1993 年之前，我基本上是属于做研究西方哲学的，但是 1993 年之后，我主要转向研究中国的思想。在 1995 年的时候，北大的朱苏力教授有一次提一个问题，他说我们确实应该思考一下，中国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能够提供给世界的？这个问题给我印象很深刻，因为在研究中国的时候，很容易变成研究中国的一些土特产。朱苏力的这个问题是想问，中国有没有一些能够提供给世界的？普遍性的一些东西？

我应该说，自从转向中国的研究以来，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以不同专业的朋友为师，因为中国是一个综合的存在，我必须了解各个方面的知识，不管是社会学、人类学、经济学、考古、古文献、中国的历史，诸如此类。

那么，中国到底是什么？有过无数的解释，有过西方解释也有中国人自己的解释，我是看过不少。但是说实话，我觉得大多数都是一个描述，描述中国到底是长什么样的，它没有解释说中国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？它告诉你中国长这个模样，这个我们知道。我感兴趣的是，中国为什么能够长成现在我们大家所描述的这个样子？简单用一句话来说，中国是一个有着强大的向心力的一个漩涡，这个漩涡不断把周边各个地方各个文化卷到一起，形成一个极其丰富的、巨大的时空的存在。并且漩涡的特点就是一旦卷进来就无法脱身，它是一个向心的运动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中国这样一个巨大遗产，就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大的遗产。

所以，我也把我所做的试图重构中国的历史性，这样一个工作理解为是一个祭祖行为，向祖先致敬的行为。为什么中国需要重构它的历史性？

在古代没有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是现代产生的，是因为现代以来中国已经失去了以自身逻辑来讲述自身故事，这样的一种方法论或者说一种知识生产上的立法能力。客观原因应该这么说，在现代之前，中国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历史，但是现代以来，中国的历史已经萎缩、蜕化为西方征服世界史的一个附属或者分支。也就是说，现代的中国史其实是西方史的一部分，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失去了自己讲述自己的能力。

当然了，我们肯定都会意识到这个情况正在改变。今天，中国逐渐拥有了自己，重新拥有自己生长的能力和方式。当然这是不久以前的事情，我们一般都认为它是改革带来的成果，但是改

¹ 摘自赵汀阳在 2015 京城国际论坛“何谓中国——中国的生长方式”分论坛的发言。

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ajheLH1-IQGeAtSpMD4--Q>

革一开始，中国很弱，中国真正获得了自己生长的方式，也就是不超过十年时间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们非常需要理解我们的祖先，理解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。

共识与偏见

关于古代中国，一般来说有三个共识，大家都是共同承认的。一个是说中国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文明，据说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连续不断的文明。第二个是中国具有兼容性，就是无所不包。同时还有第三个更特别的特征，中国是一个非神性的国家。因为和西方比，中国缺乏一个一神教，缺乏表达超越领域那样的一神教。中国是一个非常世俗的社会，中国文化也有这样一个现象。

这三个共识，前面两个我认为是正确的，但是这只是一个描述，我们要解释它为什么是连续不断的，并且为什么是兼容的？第三个假设，我觉得是有问题的。这主要是一个西方看法，在西方看来，如果你没有一种宗教，或者没有一神教就是没有神圣性。这一点我深表怀疑，中国的存在是另外一种神圣性，不需要表达为宗教，这也是我试图论证的一个问题。

我就是要追问：何处是中国？什么是中国？什么是中国的信仰？我要分析这个行为的逻辑以及跟行为逻辑所一致的那些证据。什么是行为逻辑？也就是符合行为者的最大利益的选择，这就是他们的逻辑。或者换句话说，当一个行为者拥有最大能力的时候，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？我们这样理解古人，理解古代每个朝代，每个当时的部族。那些部族他们分别在做出集体行动的时候，他们到底追求什么？就是要侦探这样一些问题。

做侦探要排除偏见。

第一个排除的就是自现代以来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有时候潜意识会被迫使用的，由西方知识生产提供给我们的一些概念和知识。我们用这些东西来分析中国，比如说过去曾经一度很流行，说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。这完全牛头不对马嘴，中国根本没有封建社会，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中世纪的封建社会。我们的封建指的是先秦的分封制，那个跟西方封建社会完全不是一回事。把封建社会指中国从秦朝到清朝这段时间，那就是更加的不靠谱。当然幸亏这样的不靠谱观念，现在已经得到了纠正。

同等的不可靠还流行过，说历史是阶级斗争史，这也是完全不可靠。说我们小时候读的历史都是农民起义，其实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部分，并且不一定是真正的纯朴的农民，基本上是流民，所以这完全不可靠，这都是西方推销给我们的观念。

包括今天应用的仍然发挥作用的，比如帝国、朝贡体系、东亚、民族主义、殖民主义，这些都是西方用来解释中国的东西，在我看来都是不符合事实，不可靠，和中国的对不上。这些概念不仅误导事实，我们还要知道还有政治的附加值，把中国描述成一个很丑恶的故事，所以这个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。

当年我书，就用了帝国这个概念。过了好几年，突然有一天我觉得不对。我们中国是帝国吗？帝国的标志就是迷信武力的征服，并且是向外看，是一个向外拓展的国家，那才是帝国。中国不是这样的，中国缺乏以上的两个性质。我们怎么管中国叫做一个帝国？其实古代中国只不过君主制。所以我后来在新的书里面进行了纠正。当然没有纠正过来的还有很多，因为这一百年我们已经被西方重新塑造，如果有这些不可靠的概念，也请大家原谅，我一个一个的改掉，慢慢的改正，这是一个偏见。

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偏见，就是我们在理解古代历史的时候，非常容易以现代的事实倒影为古代的事实。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国家是有主权，是民族国家，似乎应该拿这些东西去倒影到古代，那就很麻烦，古代不是这样的。比如说，中国古代没有民族这个概念，不过你是山东人，他是山西人，就是不同地方的人。在今天都给搞成民族，搞成民族之后告诉你，你一定就有民族主义，中国古代就变成民族之间的竞争。古代中国这片土地上只发生过政权之间的战争，各个英雄都是忠于自己的朝廷和君主，而不是民族主义、爱国主义，这些统统不存在。这些都是把现在的事实倒影回去，这也是我们需要纠正的。

还有一个偏见，我管它叫地方主义的偏见。这个包括比如说流行的，就是汉族观点，汉人观点，儒家观点等等。因为在中国主体中，人数最多的就是汉人和儒家文化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习惯于站在中原，以汉人的身份来看中国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有时候正好应和了西方的叙述。在西方看来，长城是中国的边界，所以我们越看越小，这样是不公平的。如果我是一个蒙古人，我会怎么想？我站在长城外面难道不能往里面看？我难道不能认为中原应该归我统治？当然可以。当年忽必烈就是这么想的，皇太极也是这么想的。所以不能够局限地站在一个地方去看问题，我们要站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点来看中国。我觉得，这也是需要纠正的一个偏见。

中国的漩涡

我们排除这些偏见之后，我理解的中国就是一个自古以来连续动态博弈的游戏。大家为什么有热情要参加这样一个博弈游戏？或者说为什么大家想参赛？参加中国这样一个比赛？这些都是要值得研究的。最核心的问题是，这个游戏在运动方向上，是一个由内向外走的向度，还是由外向里走的向度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。因为有时候中国的学者，包括我曾经也是这样，我们忍不住从汉族的角度、从儒家的角度看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直接而情感化地想象，中国的文明一定是由中原这个地方向外扩张的。好像是一步一步的往外走，最后终于走到这么大的范围。

这个情况比较复杂。具体说来，是在我说的中国漩涡形成之前，中国是从中原往外传播的。也就是说在远古的中国，比如说早到新石器时代，或者早到夏商那个时代，夏商周。这个阶段，中国基本上由中原向外发生影响。但是关键是那个时候，还不是中国。那个时候所谓中国就是中原一点点地方，其他地方就是天下。在先秦时代，应该说是一个中国管理下的天下。

秦朝奠定了中国，是秦朝统一六国之后才真正形成、定义了中国。这个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无法脱身的漩涡，这个漩涡的原因要往上追溯。但是一旦形成漩涡，中国就变成一个各方的力量由外向中间走的这么一个路径，形成了向心力，所以中国越变越大。这能够解释一个难题，就是中国是非侵略性的，但是为什么几千年下来，中国不去侵略，却越变越大，这样一个悖论如何解释？

我相信我的这个漩涡模式，能够解释这个问题。

中国变大是因为各方力量不断被卷入这个漩涡。为什么会形成漩涡？简单的说一下，这个漩涡之所以有吸引力，是因为中原地带拥有当时最好的物质条件，还拥有最丰富的精神世界。各个部族到中原来，逐鹿中原，抢夺中原，抢的不仅仅是地面，更主要就是抢夺物质生产的能力以及精神生产的能力，或者是知识生产的能力。拥有了知识生产、拥有精神生产，就可以把自己合法

化，而且能够支配整个中国，支配所有地区。所以漩涡的吸引力就来自于此，它是一个最大的物质生产，同时也是一个最大的精神生产。

中国的神性

那么，中国漩涡的核心——精神世界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吸引力？这就要解释中国的神性问题。

中国在早期中原发展出来的问题，已经奠定了是一个天下。天下是以天对应，也就是说天下是要配天的，要与天相配。天是神圣的，如果我们天下的存在方式跟天相似，那么它就因为配天而具有神性。所以中国的神性是这么来的。

中国的房子为什么盖成这样一个样子？下面有一个底座，底座就是大地，上面这个盖就是天，所以我们的房子本身就是天地，就是诸如此类的细节都表明了，中国这个文化的运动方式就是要把中国的存在方式，塑造一个配天的存在，所以它是神圣的，尽管它不是一个宗教。

在这个侦探故事的结尾，我想告诉大家，**我们经历了一个骑驴找驴的故事。因为我们把中国当成一个不加思索的东西，所以老去寻找其他事情。**

我在过去一直没想通，中国的信仰是什么？一个民族一个文化，不可能没有信仰，可是中国的确没有一神论的宗教，这一点使我迷惑很长时间。我们中国的信仰是什么？最后我发现，这是一个骑驴找驴的故事，**中国的信仰就是中国本身，中国的存在这个实体，这个巨大的时空存在，就是中国的信仰。所以我们信仰的就是中国！中国存在的历史性，就是中国的宗教。**

前不久，我跟法国的历史学家谈到这个问题，他也说中国没有宗教。我说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历史学就是中国的宗教。也可以换一个角度，中国存在的时空，中国的整体性，整个都是中国的神庙。我们就住在中国的神庙里面，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结论。

中国历史性的演变，大概可以这么说。我概括为先秦阶段，也就是说从旧石器、新石器一直到秦始皇之前的这段时间，叫做中国的天下，也就是说中国所建立的世界秩序。那么从秦汉到清末这一段，我把它说成一个内涵天下结构的中国。为什么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，也不是一个帝国，其实不是前一阵流行的文明国家，这个词太模糊，如果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，好像别的文明不是文明，这个听上去不太礼貌。我觉得不是这样，**中国是一个以天下为结构的国家，或者说以世界为模型的国家，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性质。**

到了清末民国以来，现代中国就非常萎缩了，已经萎缩为天下里面的中国，也就是世界里面的一个国，一个普通的国家。

那么中国未来的命运是什么？或者说中国的天命是什么？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。我们也许可以指望，现在中国已经缩小到一个最弱的地步，是天下里面一个普通的国家。那么下一步，当中国重新进入生长，重新进入青春期、生长期，我们中国是否能够由天下里面的中国，重新生长为一个内涵天下结构的中国？是否有这样的可能？我觉得是非常可能的。是不是还能够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中国的天下，中国来建立一个世界的秩序？

当然这个事儿你可以理解为一种梦想，也许更正确的说法，我想引用一下吕不韦。吕不韦说过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。那么世界就是所有人的世界。

谢谢大家！